

爱怕什么



爱挺娇气、挺笨、挺糊涂的,有很多怕的东西。

爱怕撒谎。当我们不爱的时候,假装爱,是一件痛苦而倒霉的事情。假如别人识破,我们就成了虚伪的坏蛋。你骗了别人的钱,可以退赔,你骗了别人的爱,就成了无赦的罪人。假如别人不曾识破,那就更惨。除非你已良心丧尽,否则便要承诺爱的假象,那心灵深处的绞杀,永无宁日。

爱怕沉默。太多的人,以为爱到深处是无言。其实,爱是很难描述的一种情感,需要详尽的表达和传递。

爱需要行动,但爱绝不仅仅是行动,或者说语言和温情的流露,也是行动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我曾经和朋友们做过一个测验,让一个人心中充满一种独特的感觉,然后用表情和手势做出来,让其他不知底细的人猜测他的内心活动。出谜和解谜的人都欣然答应,自以为百无一失。结果,能正确解码的人少得可怜。当你自觉满脸爱意的时候,他人误读的结论千奇百怪。爱是那样的需要表达,就像耗竭太快的电器,每日都得充电。重复而新鲜地描述爱意吧,它是一种勇敢和智慧的艺术。

爱怕犹豫。爱是羞怯和机灵的,一不留神它就吃了鱼饵闪去。爱的初起往往是柔弱无骨的碰撞和翩若惊鸿的引力。

在爱的极早期,就敏锐地识别自己的真爱,是一种能力,更是一种果敢。

爱一桩事业,就奋不顾身地投入。爱一个人,就斩钉截铁地追求。爱一个民族,就挫骨扬灰地献身。爱一桩事业,就呕心沥血。爱一种信仰,就至死不悔。

爱怕模棱两可。要么爱这一个,要么爱那一个,遵循一种“全或无”的铁则。爱,就铺天盖地,不遗下一个角落。不爱就抽刀断水,金盆洗手。迟疑延宕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。

爱怕沙上建塔。那样的爱,无论多么玲珑剔透,潮起潮落,遗下的只是无珠的蚌壳和断根的水草。

爱怕无源之水。沙漠里的河,即便波光粼粼又能坚持几天?

爱怕假冒伪劣。真的爱也许外表不那么色彩艳丽,没有精致的包装,没有夸口的广告,但是它有内在的质量保证。真爱并非不会发生“短路与损伤”,但是它有保修单,那是两颗心的承诺,写在天地间。爱是一个有机整体,怕分割。好似钢化玻璃,它的弱点是宁折不弯,脆不可裁。一旦破碎,就裂成了无数蚕豆大的渣滓,再也无法复原。

毕淑敏

秋天的心

我喜欢《唐子西语录》中的两句诗:山僧不解数甲子,一叶落知天下秋。这是说山上的和尚不知道如何计算甲子日历,只知道观察自然,看到一片树叶落下,就知道天下都已是秋天了。从前读贾岛的诗,有“秋风吹渭水,落叶满长安”之句,对秋天萧瑟的景象颇有感触,但说到气派悠闲,就不如“一叶落知天下秋”了。

现代都市人正好相反,可以说是“落叶满天不知秋,世人只会数甲子”。对现代人而言,时间观念只剩下日历,有时日历犹不足以形容,而是只剩下钟表了。谁会去管是什么日子呢?

岁月的流逝,并不靠日历钟表来标记。清晨田野中白色的露珠,黄昏林园里清黄的落叶,不都是在说秋天吗?所以虽然时光不再,我们也不该失去在自然中安身立命的心情。

城市不是没有秋天,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就会知道,本来从东南方吹来的风,现在转到北方了;早晚气候的寒凉,就如同北地里的霜降;早晨的旭日与黄昏的彩霞,都与春天时大有不同了。变化最大的是天空和云彩,在夏日明亮的天空,渐渐地加深蓝色的调子,云更高、更白,飘动的时候仿佛带着轻微的风。每天我走到阳台,抬头看天空,知道这是真正的秋天,是童年田园记忆中的那个秋天,也是唐朝山僧在山上见到落叶的同一个秋天。

若能感知天下,能与落叶飞花同呼吸,能保有在自然中谦卑的心情,就是住在最热闹的城市,秋天也不会远去。如果眼里只有手表、金钱、工作,即使在路上被落叶击中,也见不到秋天的美。

秋天的美多少带点萧瑟之意,就像宋人吴文英写的词“何处合成愁,离人心上秋”。一般人认为秋天的心情会有些愁恼肃杀,其实,秋天是禾熟的季节,何尝没有清朗圆满的启示呢?

我也喜欢韦应物一首秋天的诗:朝郡斋冷,忽念山中客。涧底束荆薪,归来煮白石。欲持一瓢酒,远慰风雨夕。落叶满空山,何处寻行迹?在这风云滔滔的人世,只要在落叶纷飞的时节,我们保有一颗秋天的心,即便身处喧嚣闹市,也能感知自然,感受人间的清朗与圆满。

林清玄

M 名诗荟萃

别丢掉

林徽因

别丢掉
别丢掉
这一把过往的热情
现在流水似的
轻轻
在幽冷的山泉底
在黑夜
在松林
叹息似的渺茫
你仍要保存着那真
一样是明月
一样是隔山灯火
满天的星
只有人不见
梦似的挂起
你向黑夜要回
那一句话
你仍得相信
山谷中留着
有那回音

独处

我最喜欢的生存状态是独处。

因为独处才是赤裸裸的生存状态,不需要任何矫饰,不需要任何戒备,不需要任何表演,直接面对存在本身。只要有任何人际交往,人必然需要开放自己内心的边界,使自己不再是一个圆满独立的存在;人必须输出或输入信息与情绪,让自己失去平静自足。倘若对方快乐,情绪会裹挟你;倘若对方愁苦,负能量会消耗你,后者往往得不偿失。

世间有一种词叫“应酬”,囊括所有不情愿却推不掉的往来,纯粹耗费生命,让人疲惫厌倦。生活里的应酬应当尽量缩减,才能提高生活质量。当然也有发自内心向往的交往,爱情、知己、至亲便是如此。这类相处虽也消耗精力,却能带来温暖与欢喜,可以偶尔相伴。除去必要的温情往来,其余时

光都该留给独处。

高质量的生活,是最大化独处时间、最小化无意义社交。我始终严守内心边界,抬高人际交往的准入门槛,只为拥有独立、自足、平静圆满的日子,最大限度与真实的自己坦诚相见。

真正内心丰富且强大的人,从不需要依靠他人填补内心。内心强大,是不依附任何人,精神与物质都能独自站稳;内心丰富,是永远有事可做,读书、写作、欣赏美好,孤身一人也不会空虚无聊。

爱因斯坦曾说:做一个独处的人。独处留给你惊叹世界、追寻真理的时间,保有心底纯粹的好奇,让这一生值得度过。叔本华、尼采都偏爱独处,伟大的灵魂总在安静孤身中完成精神修行。人群的热闹只是短暂麻痹,只有独处时,我们才能抛开所有伪装,直面真实的自我。

李银河